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十三回 贈盤纏薛蟠仗義 試邪術王命舞刀

卻說王威兒帶轉轡頭，仍舊往北而走，走到楊勢子身旁，看看他，早是有九分不中用的了。暗想：仇是了。只是這禍闖的不小，此刻且到那裡去躲一躲呢？一面走著，一面想著，忽見路旁一匹黑驢，在那裡嘶叫，原來就是楊勢子騎的驢。當楊勢子跌下來時，他早就嚇的溜了。走到這裡，被路旁囊籜絆住了韁繩，因此走不動，在那裡嘶叫，王威兒下來，在那馬包裡掏了一掏，卻掏出一串大錢，並幾塊零碎銀子，又有四五扣手折。打開攪時，原來都是楊勢子重利放債的帳折。想他今番不定是到那裡收利公的，可巧遇見了我，便宜了那些債戶。他今天果然死了。也是他重利盤剝、仗勢欺人的結局報應，也怨不得我了。想罷，便把那手折撕的粉碎，在身邊掏出洋火來，擦個火燒了，道：「憑你不死，也得要遭殃破財。說罷，取了銀錢。束在身上。那馬包裡的衣服、鋪蓋、卻不敢拿，上驢而去。」這一夜就在懷來驛落店。只因心中沒有一定去處，耽擱了兩二天，不曾動身。這天忽然喧傳境內出了命案，死者是一個過路客商，人毆斃，遺下黑驢一頭，馬包一個。由地保報縣相驗，驗得委係因傷斃命。刻下正比差嚴緝兇手云云。王威兒聽了。嚇得魂不附體。即刻算清了客店錢，跨身上驢，亡命的奔逃。出了懷來縣境，方才略略放心。一逕奔出張家口外去。在路又把那驢子賣了幾串錢做盤纏，在口外流離浪蕩了幾個月。入了山西境內，又由山西折到山東。一路上做了些小負販，倒也還可以將就餬口。

一日，到了登州境內，遇見一個販棗子的客人，招一個伙伴送棗子到煙台去。王威兒就投了他，一路上代他招呼車輛貨物。那客人在姓王，單名一個本字。與王威兒談得投機，不覺自述來歷。原來王本是個武舉出身，山東博城縣人氏。前幾年和人家打官司，那人家不知用什麼神通求了一封外國信給那縣官司，那人家不知用什麼神通求了一封外國信給那縣官。因此王本非但輸了官司，並且連一個武舉也送在這一案上。恨得他撇了家鄉，出來改了行，做販貨客人。王威兒聽了正與自家同病相憐，也就把自家的履歷告訴他一遍。王本大喜道：「你投了我，恰是著了道。也不瞞氣說，我們現在正要辦一件大事，你如果肯入，伙包你立取功名富貴，呷但報仇罷了。」王威兒也歡喜問是何事？王本對他耳邊唧唧噥噥的說了半天，把一個王威兒樂得手舞足蹈。從此就限定了王本孝些拳棒。到了煙台，耽擱下半個月，把棗給一個南邊客人，販到上海的一切交易都妥了。

這一天，這貨上輪船，那客人忽然走來說少了十包棗。王本便叫王威兒同他到輪船上去貨。王威兒恰才多喝了幾杯，強支持著到船上去知到得船上，那客人的伙計，已經點明並不短少。王威兒賭氣便和那各人爭了幾句，又因酒後走到海邊，受了那海風，愈覺得支持不住，便到船頭上找一個沒人的所在，倒下來便睡。及至一覺醒來，那船已經開行多時了。王威兒急的亂跳，船上手打雜人等，見了這個情形，先說他是賊，不由分說，先把他綁了起來；然後再回買辦。虧得那買辦人甚慈善，聽見這話，便親自問他的緣由。王威兒又把酒醉點貨情由說了一遍。買辦使分付好生看著他，到了上海時，再作道理，因此王威兒並不曾受苦。及至船到上海，船上各人都忙著各司其事，誰還照顧著他，他卻乘人不備，溜了上岸。

果然，上海的繁華與眾不同，不覺看得他目眩神迷，左顧右盼。也不問東西南北，只揀熱鬧的地方走去。忽然覺著內急，就解了小衣，當路小便。一個巡捕上前喝阻，無奈他已尿了出來，收止不住。那妄捕抓了他便走，王威兒亂嚷道：「你抓我作什麼？有話好說呀？」說著，還要掙扎。妄捕舉起手，拍的就是一個嘴巴。此時圍上來看的人不少。王威兒又嚷道：「好打！好打！宣化縣之後，又著了這麼一下。」說著舉起手來要回敬那妄捕一掌。忽然人叢中走出一個人來，擋住道：「你這漢子不懂事，杌隄初到這裡的。」王威兒聽得有人招呼，抬頭一看；只見這人是個上等人的裝扮，又是說的北京口音。以為有了幫手了，便道：「我是從煙台來的，才上岸，不迴尿了一泡尿，他便抓我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是此地的規矩，當街撒尿，不過拉去罰二角小洋公罷了。你若和他打起來，這事就鬧大了，快別動手。」王威兒道：「我腰裡半個也沒有，拿什麼給他們罰？」那人道：「這不要緊，我給你。」說著在身邊掏出三角小洋錢。交給他，指道：「那裡就是巡捕房，你快跟他進去交了罰錢出來，我在這裡等你。」王威兒答應著，跟那巡捕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呆霸王薛蟠。他雖是生得呆頭腦，一時義俠起來，卻又十分疏財仗義。他雖是南京人，卻在北京多年，和北京的一班子弟混慣了，到了上海之後，所聽的說話，都是南腔北調的，認真北京口音，難得入耳。今日忽然聽得王威兒說的滿嘴京話，不覺心動起來，招呼了他這一下，表過不提。

且說王威兒交了罰款之後，出來果見薛蟠站在左近地方等候，便過來招呼。薛蟠道：「你說才上岸，你的行李呢？」王威兒道：「我沒有行李。」因把吃醉酒在船上睡著的話說了一遍。薛蟠又動了憐憫之心，帶了他回棧，問了姓名，因對他說道：「你今日幸而遇了我，不然受苦不淺。你不知道這上海的規矩，一切都是人辦事。今兒抓你的，我也乾了那麼一回。講究要打，他本來打我不過。誰知他身有邊一個銅管子，吹起來怪響。他打你不過，便吹起來，別處的巡捕聽見了，都趕了來，憑你多大的本領，也走不了。這一拿去先押起來，過了一宿，還要解公堂，我那回差一點兒叫他辦了個鹽禁三個月，幸而外邊認得人多，都肯做保，才罰了幾十塊錢完事。你要犯了這個，還了得麼？」因又招呼帳房裡代他寫一張煙台船票，要送他回煙台。王威兒道：「王本他同我說過，他發完子棗子，也要進京走走。你若有心照顧我，不如給我一張天津船票罷。」薛蟠答應了。只是當日沒有船，要歇一兩天才有，薛蟠就留他在棧耽擱住。王威兒也把自己的遭逢對薛蟠說知，並不隱諱。因此兩人竟有成為知己之勢。了兩天，有了船了，薛蟠除了船票之外，又給他幾元錢、幾件衣服、一份鋪蓋。王威兒千恩萬謝的去了。自此兩下都無消息。

事情已經隔了一年，直到那天薛蟠對寶玉說，接了京信，要立刻進京，方是王威兒的信。因此薛蟠到京之後，就先去找他。當下兩人相見，各道契闊。王威兒道謝了前情；一面對打掃房屋，接待薛蟠十分慇懃，忙著宰雞，宰鴨，買魚，買肉。他的妻子巴氏也出來相見。忙的代薛蟠開鋪陳，整行李，便留薛蟠在家住下。一會兒開上飯來，王威兒恭恭敬敬的，給薛蟠篩上上杯酒，開言說道：「我在上海多承大爺的恩典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也報不來。我自從回到京城之後，前頭的事，早已冷淡弓，因此放心住下。王本也到京裡，我招接了他幾天。因他的拳棒好，從前我跟他學過兩天，索性拜他做師傅。我寫信請大爺來京的路子，就是他的。」薛蟠道：「何妨請他來見見。」王威兒道：「他此刻封了師傅，天天在壇上，不輕易見人。我請大爺的話，先已同他說過，他答應了，才敢寫信。咱們今兒痛痛的喝他一天，從明天起戒三天去拜壇，好歹先弄個前程再說。」薛蟠道：「要吃吧不費事？我吃他不慣。」王威兒道：「咱們當真吃麼？只管肥魚大肉的吃，不過別吃蔥蒜，他那裡就知道。」薛蟠道：「這件事的始末，我一點也不曉得。我本來也是畏進京來的，接了你信，我就早動身幾天。你且把這個緣委告訴了我，究竟怎麼能乾功名？」王威兒道：「現在山東、直一帶地方，出了一位老祖師，法術通天，立下一個教，叫做『義和團』到處傳授與人，能調遣天兵天將，立願要『扶清滅洋』。他手下有三千六百個徒弟，都封了師傅之職。這王本也是三千六百個之中的一個。做了師傅的，便出來設壇招人入伙，傳授法術。若要入伙的，先戒三天，到壇上去拜過，拜准了便封做大師兄；學了他的法術，將來便可帶兵。」薛蟠訝道：「我不大懂事，然而我聽見結盟拜會是犯法的，官府知道了捉了去，輕的打屁股，重的砍腦袋，這件事如何好乾得？」王威兒道：「你說呢！此刻不比往常，這件事早通了天了。王爺、中堂早已知道，非但不禁，而且十分歡喜。上月東街上王爺府裡還請了兩位大師兄去教法術呢！」薛蟠道：「什麼法術？我想那剪紙作馬，撒豆成兵，都是小說上的話，不見得是真的。」王威兒道：「你說呢？南上那位鐵帽子王爺，他管的是一根打叫化子的棒。這根棒，是從周朝姜太公封神的時候傳下來的，經了幾千年，受盡天地日月精華，通了靈了。上月我們師傅看過，說是一件法寶。祭起來，一根變十，十根變百，百根變千，千根變萬，有窮的用處呢？此刻用符封了，在王府裡供著聽用。」一席話說的薛蟠半信半疑。

一時飯罷，王威兒便去找王本。薛蟠也到街上去閒逛，覺得景物全非，也不禁心神恍惚。逛了一會，無精打彩的回來。只見王

威兒已經回來了，身邊立著一個小子，年紀約有十一二歲。王威兒推他見薛蟠道：「這是小兒，近來在壇上學法術。我才見師傅，便帶他回來見你。」薛道：「我叫他使法給你看看。」一面在牆上解下一把腰刀來，一面口中唸唸有詞。只見王命慢慢的臉色變了，兩個眼睛也定了。忽的一聲，拿起腰刀，走到院子裡飛舞起來，舞得果有門路。並且腰刀又長又重，斷非十一二歲孩子舞得動的，不禁看的呆了。忽見他放下腰刀，又把一個六七十斤重的礮礮，兩手舉起來。嚇的薛蟠呀的一聲道：「小心，別閃了骨頭擰了筋。」

未知果然大擰了筋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